

商海弄潮



仰读岳阳楼

罗昭伦（重庆）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雄踞岳阳古城西隅，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脚踏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面对青螺滴翠的君山，头枕滚滚东去的长江，背靠繁华秀丽的闹市，融大江大湖之豪气和灵秀于一身。

来到岳阳楼公园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副黑底蓝字的对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进得岳阳楼，顺着一条甬道北进，沿几级台阶折上，抬头就可以看到两根石柱中间一幅横额，上书“南极潇湘”四字。穿过古老高大的城门，左边的假山旁是碑廊，碑廊分记事碑、民国以前碑刻、今人碑、杂碑四栏陈列。

从石碑折回，来到城门洞口，过城门下石梯，可以看到水边的一个平台，即阅兵台。相传，这个阅兵台曾是三国时吴国鲁肃训练水军的地方。因为岳阳楼前的洞庭湖，水面辽阔，风平浪静，湖岸上恰巧有个山丘，不失为一个练兵、阅兵的好地方。

据《三国志》记载，鲁肃受孙权之命率万人屯驻巴丘，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在进出洞庭湖的咽喉之地巴丘山下，临湖的西门城墙上建起了训练和检阅水军的阅兵楼，该阅兵楼即为岳阳楼的前身。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调守丘州，便将西门城墙扩建为楼阁，初名“南楼”，后来改名为岳阳楼。此后虽几经烧毁又几次复修，沧桑风雨 900 多年，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岳阳楼的模样。现存岳阳楼是清光绪六年整修的，楼址内迁六丈许，高 15 米，为三层四柱纯

木结构，楼顶酷似一顶将军的头盔。主楼虽不如黄鹤楼高大雄伟，但是结构精巧，端庄浑厚，与洞庭湖连为一体。因借千里洞庭、万里长江之造化，使如今的岳阳楼才有了一股“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浩然之气。

文因楼生，楼以文名。昔日小小的阅兵楼，因为历代文人的墨宝，使之成为天下名楼。在阅兵台南侧不远处，有一系铁链的大铁栅和朱德题词“怀甫亭”。当年杜甫流落巴陵，贫困潦倒之际，为岳阳留下了《登岳阳楼》等不朽诗篇，“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杜甫后卒于岳阳，岳阳人民便修此怀甫亭，以纪念这位文学巨匠。

离开怀甫亭，拾级而上，登高远望。浩淼的洞庭湖，碧波万顷，天空如同被秋水洗过一般，水天相连，湛蓝如梦，“秋水共长天一色”。其万千气象与壮美，廊柱上的古诗词早已概述得精妙绝伦。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诗句，反映出其浩大与壮美；而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写出了洞庭湖的秀美。“朝游岳郭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吕洞宾的青蛙、酒气、纵笑，把洞庭湖说得道骨仙风、神秘莫测。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则把洞庭湖写得美轮美奂。

在岳阳楼两侧是仙梅亭、三醉亭。据导游讲，仙梅亭的来历颇有些戏剧性。相传，明朝崇祯年间重修岳阳楼挖

百年岁月一盏茶

远山（四川）

华，内心却有一种被人间烟火抚慰的熨帖感。

店里有一位人称耳朵的江湖艺人，会掏耳朵，会些江湖把式，高兴了还会来段金钱板。他与此里的老茶客一样常年厮守在这里，这算不算一种被禁锢的人生？但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与外界隔绝的。三千繁华，人能占不过三尺，何须过多贪求。他们的世界没有喧嚣、杂乱和纷扰，莫过于一种天大的幸福，人生之大幸，不过是烧香吃，吃苦茶，无事无非度春秋罢了。一句“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古话，想来应就是眼前的这番场景……

踩着脚下的干脚泥，半倚着一把老椅子。茶过三泡，我看着透过屋顶瓦片散落在房梁上的阳光发呆，思绪被扯了很远很远。小时候，听老人讲，盖碗又叫三才杯，代表天、地、人三才。今天这碗三花茶喝出来一股浓浓的乡愁……故乡有时候不一定很远，但有时候确实就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回去了也找不到旧时的人，物比人长久，说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外公，就是一个老茶客，都江堰顺江的八角场，也有一家老茶馆，他生前最爱去喝茶。普普通通的茶水滋

养了一辈辈人的念想。去茶馆喝茶，是他们人生的重头戏，我理解这是一份牵挂与精神寄托。他下葬那天，全村人为他送行，按当地的风俗，带老人再转一圈自己曾经爱去的地方，了结今生的缘分。路过八角场时，路边有围观的群众，忽然有一人抬了一把椅子出来，放上了一杯茶。原来是茶馆老板，他这是在念旧情，让老人歇歇脚，最后再喝上他家一杯茶。沿途一程就有老熟人会抬把椅子出来，让我父母把照片放上去，供老人歇脚。这是市井人家的温暖，是民俗的优良传统。是百余年来，川人尊老爱幼的承袭。人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各不相同，但又殊途同归。斑驳的市井浓缩着人生，无论外界风雨沧桑，皆温暖以对。今天的观音阁老茶馆勾起了我的回忆，不禁唏嘘：人生如梦也……百年岁月一盏茶……故事都泡在里面呢！

很庆幸，在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原汁原味的老茶馆得以完整流传至今。将茶文化延续和传承，任时光荏苒，任世事更迭，希望流传下去辈辈相承的还有良好的民风，川人的善良，以及属于市井巷陌的那份温情。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66 期

锦里诗苑

乡愁是一味药（组诗）

董海（内蒙古）

一盏灯火

远方，用一万根思线加固
仍遥无可期
一曲伤愁
把湿漉漉的思绪烘干
一弯彩虹
一道霞光
朦胧了岁月的真颜
感动每一丝光的神奇

能量却在血液里萌动
每一个轮回
都是一场彻底的打劫
从荣光登场
到归隐山林

当一枚秋叶落地
春天有了回声
夏天得到了圆满
秋天回归大地反哺

乡愁是一味药

总是在某个时间，某个角落
一个声音遥遥袭来
一枚残叶飘零
几声雁叫离别
江湖再深
也禁不住岁月的垂钓
鱼儿再哭
也禁不住饵的诱惑
多少无眠的夜晚
被几声鸟鸣囚禁

草原深处

远方是一枚彩色的梦
晨曦时插上翅膀
黄昏后倦入枝桠
不是每一个梦都色彩斑斓
现实把你撞得七零八落
红尘留下文字
山川尘封历史
那气冲霄汉的神勇
来自草原深处的心跳
只要母亲一声轻唤
便撼动所有的江山

几番风雨，大地虔诚膜拜
彩虹高挂，撑不住片刻的绚丽
溯源而上，乡音潺潺
乡愁是一味药
只一口清茶
就解了他的毒

父亲的叹息

长夜，在烟袋里煎熬
化解四季的冷暖
燃亮日子的清欢
烟啖和叹息
解束着一道道坎坷
田垄间，父亲的愁眉紧锁烟袋
袅袅的青烟化作云霭
飘向远方
变成了道道云霞

父亲的叹息，是一扇黑暗的门窗
阳光总会射进来
叹息终会破茧而出
父亲，就是一棵沧桑的老树
总在炎热的季节
为子孙们带来荫凉

回乡熟悉又陌生的遇见（组诗）

覃乙峰（四川）

晨起拾句

窗外，瓦檐一身青黛
已不见炊烟那袅长的花蕊，
旧烟烟
成了雀鸟欢快的讲台

走进祠堂

祠堂里还装着我的童年
读书声，依旧是老槐树上的槐花
纷纷扬扬，洁白漫天

这里，是我离开多年的农家
大黄桷树替我舒展了一个懒腰
一串红辣椒，把窗棂紧紧地依恋

满筐满筐的果子出了远门
户户通的硬化路，用秋雨的温柔
为农家，迎来丰收后的悠闲

美吗？我问阶前的那金秋海棠
是怎样的重逢，配红了她的脸

山黛似白发散乱，
更多的是因为思念
四方出走的族人们，惶惶新楼
默守着客棧的孤单

一声犬吠，就是一页歌剧
一滴鸟鸣，就是一爵佳饮
陶醉的我，和少年的我
在这个湿润的清晨，娓娓而谈

午后的皱纹，自觉地聚进祠堂
开始拉扯唱。
在文化下乡的横幅下
乡村和城镇，正推杯换盏

闲步田间

总会重逢故人，
在陌生对话的终点
水泥路的平直消失于记忆中的
黄泥路
忽尔，又坚硬光鲜

雨中果林

挖掘机的巧手，把杂草缠身的田埂
和几分几厘的碎小田块，织成
起伏的缎面。果林片片

新房子里传出传统的问候：
吃了没？小傀儡，在竹枝间
穿梭，弹奏我悦耳的心跳

投资人把希望绣在故乡的土地上
每一滴从天而降的埋怨，已经遥远
现在的雨滴，让果树更加舒坦

河边已不见捣洗衣物的妇孺
还有垂钓者。只是
鱼竿下，不再是只是吞咽的渴盼

雷声隆隆，叫醒了河对岸的三元村
花圈和菜蔬色彩斑斓，成群的两点
挤在涌兴河的河面上，热情地点赞

经年的留守，不再是贫穷和局限
身边的耕牛变成了小泰迪
像雪球一样，滚动在乡人的脚边

锦里佩山

雪色映丹心

雷文（四川）

读完诗人、作家萧萧的《雪域珍档——22 位老兵的进藏记忆》，我眼前浮现出两种颜色，一种是西藏天然的雪色；一种是当年老兵们为了信仰、不忘初心，在艰苦的环境中那颗丹心闪烁的红色。

这本书“以十八军为主体的‘四路进藏’将士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为大背景，用非虚构的文体记录了 22 位不同籍贯的老兵，在西藏共同的目标中，克服进藏路上的重重困难，后又在西藏得到全面解放后，把建设西藏作为崇高的责任。几十年，兢兢业业、无怨无悔。这种将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置于历史大背景中的普通讲述和记录，看似平常的“个体视觉”，却以“微观论证”填补了其他作品“宏大叙事”的缝隙。

严格地讲，《雪域珍档》22 位老兵在西藏的人生经历，可分为“一短一长”。“一短”指十八军从四川入藏至西藏全域解放，这个时间周期虽短，但也是最艰苦的。这“一短”中又有一个很关键的字，那就是“紧”字。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综合判断西藏的实际情况后，觉得解放西藏刻不容缓，于 1950 年初命令驻守川南的十八军来承担这一任务。同年 2 月，部队在乐山宣誓后，就开始向雪域高原挺进，这个算是“任务紧”。人们常说，干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十八军当时的情况是，三个条件一样不占。这就是“时间紧”“任务紧”之下，外部环境对十八军将士生命极限的“挑战紧”。在赵文俊的一篇中，我读到有战士饿到吃棉花，将牦牛骨头和牛角烧后砸成粉未吃。有时为了战士上的活下去，部队下令宰杀马匹充饥，战士们边吃边哭。进藏后，连当

燃料的牛粪也十分短缺，可以想象当时条件的恶劣。在徐灿霞的记述中，我读到即便是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他们仍以吃干瘪瘪的脱水菜为主。这就是 22 位老兵共同经历过的一段充满艰辛的时光。

在这“一短”中，我充分感受到有着光荣传统的十八军将士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在紧迫的时间和任务中，仍然顽强地保持了“战斗力、组织力、凝聚力”，完成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后，又用 4 年时间，修通 2000 公里的川藏公路，这条生命线，如人体的一根血管，为当时贫瘠的藏区，源源不断输送着新鲜血液，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如雪山，虽由片片雪花堆积而成，却在寒冷的空气中高高耸立，借阳光反射出强烈的光芒。

关于《雪域珍档》的“一短一长”中的“一长”，即西藏解放后，老兵们扎根西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散发出光和热，这里面又体现了一个“精”字。如周庆云放弃北京的优秀条件，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刚刚解放的拉萨，自学藏语，1952 年成为拉萨第一小学教师；1959 年参与创办拉萨三小；1976 年参与创办拉萨五中；1978 年任拉萨师范学校副校长；1982 年任西藏自治区党校文化部副主任，直到 1988 年退休，被誉为“西藏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几十年，周庆云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不仅为西藏培养出无数的人才，自己的人生也得到升华。与周庆云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宜宾姑娘赵敏，她有一段很感人的话：“如果时光重新来过，我还会这样选择。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应该去往哪里。什么叫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只有真正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祖国的发展中，才能够毫不犹豫响应使命的召唤，那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我认为，22 位老兵的人生，与西藏的情缘，从“一短”的“紧”，到“一长”的“精”，是丹心可见。像 17 岁参军的罗念一，随军进入西藏后，用音乐的形式，歌唱西藏，赞美西藏。还有被誉为抢救塔瑜文化第一人 的冀文正，收集塔瑜资料近千万字，写成专著 26 部。为门巴人、珞巴人设为单一民族，做了大量实际工



作。

可以看出，在这“一长”中，既指一代人建设西藏的“时间长”，更是 22 位老兵在这个过程中，西藏各行各业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他们的坚守，共同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有活力的新藏区图景。

掩卷之余，仿佛看到无边雪域之上，有 22 簇火焰之光，与雪色互映。当今这个时代，科技发达，物质丰裕，发展瞬息万变。《雪域珍档》中那些修桥铺路、垦荒种粮的事早已成为故事。如果我们以逻辑去反推，正是有当年无数革命者的奋斗与牺牲，才换来如此安宁的和平环境。像修川藏路，就有 4963 名战士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和平时代，我们可以享受，但战士们也不应该被忘记。

《雪域珍档》虽记录的是 22 位老兵的经历，但如 22 面镜子，能给读者一种记忆的接续和心灵上的反思。如果在感叹今天西藏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没有回顾与追溯，也就不算真正“走进那片高天厚土的精神版图”。